

随风而散

满天都是星

2000多年前，孔夫子在辋川临河而立，看滔滔河水奔流不息，不禁发出感叹，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

如今，河水依旧流淌，孔夫子早已作古。1000多年前，王维在秦岭终南山下置别业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恬静之情油然纸上。李白放歌浪行，横穿秦岭，写下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不朽诗句。

如今，王维李白都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。而秦岭依然矗立，遇阳则翠，遇阴则黛。层岭叠嶂，郁郁葱葱。世间万物很多都可以永恒，唯有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然而，人的生命因为有感知，可以观察世界，欣赏世界，创造美好的事物，所以强大。

很多年前，我在一所大学办讲座，台下有学生问我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回答：等死。我们从出生那一天开始，死亡就在远处等着我们，谁也逃脱不了。无论你有怎样的

我的故乡

谢思品

有编钟的天籁
有天人合一的回响

我快乐的童年
饮山泉食香稻
听的村广播
说的是土方言
闲暇往集市赶
娱乐时凑电影院
接受了故乡的洗礼
经受过乡风民俗的熏染
春谷碾米的石磨
戏水抓鱼的泥塘
摘果捉鸟的柿子树
刷过标语的砖瓦房
故乡远去了
渐渐在我的记忆里泛黄

故乡又很近
常常在我的梦里摇晃

在春天里发呆

程应峰

于我而言，一天中最愉悦最放松的时光，是走出门去，走向野外，走向青山绿水。或相约结伴，或独自一人信步寻访。走在阳光或春雨绵绵的路上，看沉船和落花，见蝶舞和蜂飞，听清风的私语、白云的歌唱和小鸟的情话。小草悄悄地从土壤里挤出来，浅浅的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不断丰富春的色彩。

沐着暖意融融的春风，我感觉，生命只要一低垂，一着陆，原本可以这样自由快乐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、从容的。我可以像众多在春阳下闲散行走的人一样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生活，享受大自然的赐予。

我喜欢春风吹拂下自由呼吸的氛围，我爱听小草的每一个细胞膨胀分裂的声响，我遐想着根冠在土壤里与泥沙碰撞摩擦的动静，我感受着清风抚过草尖散发的细小声浪。所有细微的情节，所有美妙的律动，都足以激活我逼仄的想象，丰富我滞涩的灵性。

坐在春花冠盖的凉亭下，捧一本闲书，冥想的一刻，我听见春风在奔跑，在诗一般的意念中伴红尘翻飞，它着意要唤醒去冬的沉静；我听见春雨在欢歌，淅淅沥沥，缠绵多情，轻快的和声，交织出自然的天籁乐章；我也听见春水奔流，那一弯月牙般的河流，闪烁着春天的色泽，带着与生俱来的温馨，欢快地流向远方，两岸的柳绿了，花红了，景亮了，心暖了，生活醉了……由心而生的风琴，在蓝天白云下，有韵有致地高翔。

烂漫的春天，心里最惬意的，还是一朵、一簇、一树、一坡的花开。这美妙的花开，你可听见？是那种柔暖的、细碎的、清澈的声音，开着开着，就笑成了岁月的回响。

春光的话，总是要点亮一些什么。春光里的树木园林，换上了新的装束，以轻歌曼舞的姿态，一点一点，就沉入了你的内心深处。衣着简朴的园丁，或起沟，或松土，或修剪，或栽植……我看见他们的脸庞，有春风拂面的欣慰，我听见来自劳动工具发出的声音，阳光般质朴而动人。

在这个飘落与生长注定并存的季节，我走在路上，走在时间的沟回里，就算有树叶飘零，雨水飘洒，也无半点感伤可言。相反，在飘零和飘洒之间，总有一种意蕴弥漫于胸，教人激奋，教人动容。

忽地，飘飘扬扬就下起了小雨，雨点打在潭水里，滴在青草间，溅在河面上，沾在花丛中，将流淌的春意渲染得酣畅淋漓。这是人间芳菲四月天，一切，都是那么活泛，都是那么迷人。这样的时候，细细的春雨纵横交织……

在春天里发一回呆，可以抛开的，是世事的繁芜，纷乱的思绪；可以融入的，是明媚欲滴、触手可及的大好春光。

壮山河。杯盘交错歌舞升平之际，冯、陈两同学的面庞在我眼前不断浮现。还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们呢？记住又能怎样呢？日子还要过，无论欢笑悲伤，活着的人总要继续往前走。

杜甫有诗云：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。人生就像乘坐一辆公交车，车上的乘客无论坐着站着，都有下车的那一刻，谁都不能幸免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握乘车的时光，尽力欣赏窗外的景色。如此，当我们下车时，心里才能不留遗憾。即使生活简约质朴，哪怕藉藉无名，也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真谛，从亲朋好友处感受到人间真情的美好。

普通人只有一条命，那就是性命，为生计奔忙，坚强地活着。优秀的人有两条命，除了性命，还有生命。而精英俊杰有三条命，性命、生命、使命。上天眷顾，就努力让人生梦想成真，活得精彩纷呈；时运不济，就踏踏实实活得快乐幸福。

1962年，南非44岁的纳尔逊·曼德拉因

反对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而入狱，从此开始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活，但他没有放弃梦想，坚持抗争并积极生活，号召狱友为黑人的权利奋斗，他积极乐观的态度，甚至赢得了监狱警卫的尊重。1990年，曼德拉被无条件释放，那一年，他已经71岁了。4年之后，他以75岁高龄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。

陆柱国是我尊敬的老电影界老前辈。1953年，25岁的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上甘岭》，29岁时，陆柱国开始编剧写作生涯。1974年46岁时，他创作了剧本《闪闪的红星》，该电影当时风靡全国。2005年，77岁高龄的陆老先生凭借电影《太行山上》获得第十二届华表奖优秀编剧奖。在他79岁那年，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……

这些杰出的人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。虽然今天，我们的生命无可避免地走向黄昏，但是，尽管我们可能做不到像曼德拉、陆柱国那样优秀，却依然可以让人生发出温暖的光芒，点燃自己，照亮他人。

人生，无论朝阳还是落日，都充满了选择，有无限的可能。满怀对生命的敬畏，过好每一天，抓住生命中每一个机会，体味生活的每一次幸福和美好。真心诚意，对待生命的每一个瞬间，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每一个清晨，笑着面对苦难，理性看待挫折，平静接受结果……终于有一天，可以回望渐渐凋零的自己时，我们仍可问心无愧地告慰自己。



《窗台上的鲜花和蝴蝶》
雷切尔·勒伊斯(荷) 玛咖供图

一碗乡愁

张素菊

前几天，老家来的亲戚带来一些做饅饅的面，并特意告诉我，这种面在长子县有店铺专门销售，生意特火！惊讶之余，当天中午就让母亲用这种特制的“面”为我们压了一锅饅饅。当母亲把做好的饅饅端上餐桌时，我们惊喜了：“味道还不错，光滑有劲道。”

“饅饅的颜色发红，里面一定放了榆皮面。”富有生活经验的父母当即判断出了该面的配方，然后笑着说，“这不是咱们从前常吃的榆皮面饅饅嘛！”

榆皮面是用榆树的皮加工而成的。过去日子过得紧巴，数量有限的白面仅用于逢年过节改善伙食，或招待客人用，寻常家庭平时想吃饅饅或面条时，都是按照面的种类和配比不同，擀成三合面、二合面，或压成三合面饅饅、二合面饅饅。三合面用白面、小粉面、豆面按照平均三等份的比例和制，二合面则是用两份小粉面、一份豆面和制，因纯粹的二合面发脆，缺少黏性，人们在吃二合面时还要另外放一把榆皮面，这种二合面大多时候用于压饅饅，因此当地习惯叫“榆皮面饅饅”或“小粉面饅饅”。

父亲讲了榆皮面的制作方法：用于加工榆皮面的榆树皮分为根部和树干两部分，因取材部位和时间不同，加工成的榆皮面做成的饅饅也大相径庭。冬季根部的榆皮面做出来的饅饅色泽发红，有劲道，而树干部分的榆皮面做出来的饅饅色泽发白，口感逊色一些，因此只有用冬季榆树根的皮加工成的榆皮面才堪称“上品”。

到冬天，乡亲们便开始在村前屋后、地头挖一些不成材的、较小的榆树根。挖回来的根经过剥皮、切段、晾晒、上石碾捣、用筛筛等一系列程序，最终才制成了可供食用的榆皮面。那时，每次加工的榆皮面不多，母亲会把它存放在一个大大的、用干葫芦做的容器里，然后挂在墙上，既防潮又防鼠。不过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似乎每家每户都有这么一个专用葫芦，别的人家不知，反正奶奶的屋里也挂着这么一个大葫芦。

用掺了榆皮面的豆面、粉面压出来的饅饅，再配上家家都有的浆水菜，是那时人们吃厌窝窝头后用于改善伙食的首选。若是过年，配上用猪肉、白菜或萝卜、豆腐等做的荤菜，味道更美。

说到压饅饅，从前用的都是木匠做的木头饅饅床，这种饅饅床笨重，压起饅饅来特费劲，面和大硬很难压下来。记得面和硬的时候，母亲会让我们到灶台上，坐在压饅饅的木头棍上，一人扶着，另一人借助身体的重量往下压。有一次，母亲坐在木头棍上压饅饅时，竟然把棍给压断了，现在想起来既有趣又后怕。

看看碗里的饅饅，顿时，这碗饅饅装满了浓浓的乡愁。

下饭菜

李晚

在我居住的城市重庆，最地道的下饭菜称为江湖菜——其实就是家常菜。一些人离家奔波于浩淼江湖，把家常菜演绎成立于大江大湖氤氲中的菜，在这些食物里散发着家的气味。江湖夜雨一盞灯，在那盞灯光的朦胧光晕中，飘摇着远方亲人做菜的身影。

在食物贫瘠的岁月，一碗提口味的泡菜，就是不离不弃的下饭菜。人到中年，时空的天幕里，还传来那些乡人们嘤嘤嚶嚶动泡菜的声音。

乡人们的泡菜，在瓦屋下一口口大瓦缸里浸泡着，发酵着。清冽井水是泡菜的“胎水”，白生生的盐，是泡菜缸里味道的灵魂。那些年，我那旧社会裹过脚的老奶奶，颠着三寸的小脚忙前忙后，一年四季在家里几口泡菜缸里放入萝卜、豇豆、白菜、辣椒……几天后，经过老盐水浸泡，脆嫩爽口的泡菜就可以端上桌了，让一碗清寡的饭吃得满口生香。

有一年家里来了一个贵客，是我爸工作所在县城的副县长。爸在城里秤回几斤肉，奶奶和妈妈合力做饭，要给爸长脸。刚泡几天的萝卜切成粒，同半肥半瘦的猪肉在柴火灶上的大铁锅里翻炒，就着这道泡菜炒肉和泡菜水凉拌的野炊蒜，副县长吃了3大碗冒尖的红薯米饭。放下碗筷，副县长满足地拍了拍肚子，打了一个饱嗝儿后说，“李干事，这顿饭吃得安逸呀！”我爸咧嘴笑了，平时在单位显得严肃的副县长看起来也和蔼可亲。我妈进城那年，81岁的老奶奶坚持一个人住在乡里，青山上的庄稼和树拴住了她的心。她给我妈的家当就是两口1989年开始使用的泡菜坛子。而今，两口瓦缸泡菜坛还摆放在爸妈家里，在岁月包浆浸染之中呈现出老古董一样的庄重憨朴，成为爸妈家中的镇家之宝，也成为我对灯火暖暖的家中一个心心念念的意象。

4年前的一天，怀旧之中，我爸爸叨着想见那位老领导。经过曲折打听，得知老领导去了北京。微信视频连通，老领导居然还记得当年那顿泡菜炒肉的饭。我爸爸说，老领导啊，啥时候你再来，再给你做同样的下饭菜。

就着一碟妈做的泡菜，我可以吃上两大碗白米饭，它消释着中年岁月里的油腻，也在烟火漫漫中标示出回家的路线。现在再回爸妈家，一碗泡菜主打的饮食，早在烟熏火燎中演绎成了火爆小炒、豇豆肉末、泡菜回锅肉、泡椒凤爪和酸萝卜老鸭汤、酸、辣、甜、咸，层次分明地刺激着味蕾，也静静凝聚着时间发酵后亲人相处的滋味。

3年前的春日，我爸生了一场大病，住院整一月才回家。刚到楼下，他就气喘着催促我妈，快点，快点，给我煮碗泡菜面条。我见我爸啦啦啦啦吃着我妈用萝卜泡菜做的面，热汗涔涔，眼眶里浮动着湿润的光。

因患有痛风，医生叮嘱泡菜、海鲜要戒吃或少吃。闻不惯海鲜，但那泡菜或用泡菜做的下饭菜，我爸心里嘴里都丢不下。“就一点，一点点儿。”80多岁的老头儿俨如馋嘴的孩子。

我明白，在这样的下饭菜里，蕴含着人一生的百味，更是绵绵悠里的情感寄托。



秉烛夜游

这幅画选自“历代集绘”（册），现藏于台北“中国故宫博物院”，据认为是宋代所绘，在画右侧有看上去略显“不规范”的署名“张齐翰”，因为是册页，故被认为此为作者笔墨。而关于张齐翰，生卒年月及身份等基本资料均不详。“秉烛夜游”出自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”旧时有及时行乐的意思。

图文 络因

由教育竞争想到的

欧阳

新近看了一则竞争教育者的亲历文字，有些感触，也想起一些相关的往事。

基于切身体验，我从不赞同起跑线学说。孩子上小学前，他妈说，还是报个班吧。行，报了个围棋班，结果小东西只欣赏老师讲课的姿势，对围棋没兴趣。

小学时他喜欢画画，“来个课外班？”我问。可以，但他上的是足球班，直到五年级快结束，除涂鸦之外，此人一直处于逍遥状态。

小升初前，面对非常兴旺的课外班事业，孩子妈终于撑不住了，带孩子奔向公共英语学堂。结果人拒收：一点基础没有，必会影响老师的奖金。好在人家良善，“跟不上我们就退学。”恳求之下，老师心软了。结果很意外：孩子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，“学生都像他该多好呵！”激动的老师拥抱着他对我们说。

然而，谁会像这样呢？我不意外，此事反倒是强化了我的认知：娱乐感知更能促进智力发育。

接下来是当头棒喝。在随后的中学“选秀”中，孩子通过了某著名附中的筛子，进了面试考场。想着儿子虽未必能战胜那些小学之前就学洋文的资深学童，但那么牛的附中，智慧超群的考生定有洞察。结果，我自以为是的学习时间和所学知识水准均衡考察才有意义的法则，被竞争范式彻底击溃。

然后海淀区另一所声名稍逊的附中来信儿说，交赞助费可以来。他妈问我意见，我对娘俩说：我的中学，物理实验做线圈都

找不到涂有绝缘漆的金属丝，毛玻璃自己磨，凸透镜也得亲自用电灯泡做……不也进人民大学了吗？态度明确的我让他们自己决定。

看着孩子有点不爽的样子，下决定前的一个周日，在我的住地，我带孩子去了一所海淀人民绝不会正眼看的朝阳区学校，指着门口的“荣誉榜”说，“你看，这个学校也有上北大的”，学校、老师固然重要，但学习终归得靠自己。小家伙没说话。

意外的是，他们最后选择了派位，孩子进了一所重点和非重点中间的学校，并再次带回了惊喜：入校的分班考试他挫败了一众“起跑线”分子，进了实验班。

在中学，孩子继续保持逍遥，为此班主任特地家访，要我们“督促他成为学习的带头人”。

然而，他热衷的是踢球和跟美术老师一起在学校涂鸦，还时不时得意地带回价格不菲的彩笔和颜料，说是奖品。中考之前仍是如此，我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要上更好的学校你是不是该刻苦一回？”大约是前面的放任，他只当是耳朵旁掠过了一阵小风：“我在实验班成绩中上。”意思是别操心，至少可以继续留在该校。

后来果然如此。直到高考前，他才决定去校外班学一回数学，同时还擅自跑北京师范大学面试自主招生去了。大学教师显然比中学教员有力，给他助力了几十分。

大学初期儿子还拿了回奖学金，但很快就不再提课本业务了，而是挑头纠集了一帮人，将师范大学歇业已久的足球队拉到了高校联赛上。这还不够，又另组了一支新朋老友汇聚的“社会”球队，现身运动

品牌商赞助的赛事。这种状况持续到行将毕业。

考研？不考。工作？没想好。毕业不久，他去了一家足球培训机构应试，然后就穿着教练服回来了，说是想要欧洲青训教练资格证书。有一天他回来说，和东家吃过饭了，要求签约，否则证书的事儿别想。“我还是出去读书好了。”找个中介？“你们别管了。”

想不到他还真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。申请博士时，我问他有没有野心进前30的学校，“想都别想。”他扫描了这些学校的招生情况，英美哲学专业近些年都没招过非英语国家的人。的确，数理逻辑之外，哲学需要深厚的语言和文化素养，这样的短板短时间内没可能补齐。那就报欧陆哲学吧。“不！”

很好，我操心没啥用，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见识，这正是我希望的，也是最令人欣慰的。回想这些，我能感到自己的微笑。然而当初在决断，在“放任”孩子自己面对环境的时候，真的不敢将心中的忐忑暴露一点——那就像是一场赌博，要是派位到“烂”学校会怎样？他真的可以自己努力走进985大学吗？坦率地说，我没有答案。

